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目録

隋

文帝

御選古文淵鑑卷二十八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一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北齊 拓跋氏衰爾朱擅命高歡援立孝武君臣復相猜貳遂逼孝武入關更立孝靜帝歡子太原公洋受禪國號曰齊傳六世自文宣帝至幼主承光元年凡二十九年

邢卲 字子才河間鄚人文雅有才思仕魏歷衛將軍國子祭酒入齊授特進

請建明堂太學疏 魏書通鑑皆載此疏乃孝明皇帝時李崇建言北齊書北

語華意簡非僅案
牘之工

史邢邵傳皆以為楊愔與魏收及邵奏請置學及修立明堂有靈太后荅令曰配饗大禮為國之本比以戎馬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當敕有司别議經始按邵傳永安初遷中書侍郎爾朱兆入洛與愔避地嵩高普泰中始復官於朝愔傳永安初拜通直散騎侍郎年纔十八時靈太后已被害矣邵文筆甚美少時即為洛中貴人作表當是李崇爲邵具稿而史誤載也今定
為邵作而姑闕疑云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黌兩學盛自虞殷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

祀者也爰曁亡秦改革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故九
服分崩祚終二世炎漢勃興更修儒術故西京有六學
之美東都有三本之盛建自魏晉撥亂相因兵革之中
學校不絕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列
校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但經始事殷戎軒屢駕未
遑多就弓劒弗追世宗統歷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
板築續以水旱戎馬生郊雖建為山還停一簣而明堂
禮樂之本乃鬱荊棘之林膠序德義之基空盈牧豎之

臣熙曰典實高華亦復風姿掩映自從經術中來不徒賞其流麗

跡城隍嚴固之重闕碑石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侵漸致虧墜非所謂追隆堂構儀刑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不修仍同丘畎即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祀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是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兎絲燕麥南箕北

斗哉兎絲不可以供織燕麥不可以為糧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教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初魏世宗作瑤光寺

未就肅宗明皇帝即位胡大后臨朝稱制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速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為衛將軍封定陽縣侯齊受禪封長安縣伯除膠州刺史

為東魏移梁朝檄寒山之敗郭鳳退保潼州慕容紹宗進圍之十二月朔鳳棄城走魏使軍司弼作檄

度宬綠事如符契悉合而文筆雅健

致堂胡寅曰改過者帝王之盛節聖人之至教也梁武輕納侯景遣將出師旣敗於魏人則懲創前非猶可及止豈至遽如西

皇家垂統光配彼天唯彼吳越獨阻聲教元首懷止戈之心上宰薄兵車之命元首謂東魏主上宰謂高歡遂解縶南冠左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南冠而縶喻以好睦大同三年梁初與東魏通和。好呼到翻下同雖嘉謀長筭爰自我始罷戰息民彼獲其利侯景豎子自生猜貳遠託關隴依憑姦偽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謂侯景先降西魏也。分扶問翻豈曰無恩終成難養俄而易慮親尋干戈釁暴惡盈側首無託謂侯景不見容於西魏也以金陵逋逃之藪江南流寓之地甘辭卑禮進熟圖身進軌孰之

晉乎又況杜弼檄文指陳闕失雖涉訴詈而事理可推梁武若能虛心平氣反躬自責盡革弊政修明軍紀選授將帥固江淮之險以堅守則雖侯景前驅萬衆繼至猶不足慮而智不及此以至于亡豈梁德告終天實厭之與不然何其迷也

辭於梁以為容身之圖孰古孰字詭言浮說抑可知矣而偽朝大小幸災忘義主荒於上臣蔽於下連結姦惡斷絕隣好徵兵保境縱盜侵國蓋物無定方事無定勢或乘利而受害或因得而更失是以吳侵齊境遂致勾踐之師左傳吳敗齊於艾陵越子勾踐乘虛伐吳獲其太子遂入吳趙納韓地終有長平之役史記韓上黨守以十七邑入趙趙受之秦破趙長平遂圍邯鄲矧乃鞭撻疲民侵軼徐部築壘擁川舍舟徼利軼徒結翻又音逸擁當作壅舍讀曰捨徼一遥翻是以援枹秉麾之將拔距投石之士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以為堅而能拔取之投石者

以石投人皆言其勇也○援於元翻枹音膚含怒作色如赴私讐彼連營擁衆依山傍水舉螳蜋之斧被蛣蜣之甲螳蜋有斧蟲也兖人謂之拒斧蛣蜣蜣蜋也翼在甲下故以喻甲言梁兵之輕弱也○蛣音詰當窮轍以待輪古語螳蜋怒臂以當車轍坐積薪而候燎及鋒刃纔交塵埃且接巳亡戟棄戈土崩瓦解掬指舟中衿甲鼓下左傳晉楚戰於邲晉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又晉伐齊齊師夜遁殖綽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衿其鴆翻同宗異姓縲紲相望曲直既殊彊弱不等獲一人而失一國見黄雀而忘深穽智者所不為仁者所不向誠既往之難

禹脩方岳貢曰詳此椒意非必便謂景能為禍梁室但以反覆之人容養非易欲使南朝自生猜防離間為二耳不悟後日乃同著蔡

逮猶將來之可追侯景以鄙俚之夫遭風雲之會位班三事邑啓萬家揣身量分久當止足而周章向背離披不已夫豈徒然意亦可見彼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謾藏老子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易慢藏誨盜。藏狙浪翻使其勢得容姦時堪乘便令見南風不競天亡有徵老賊姦謀將復作矣然推堅彊者難為功推吐雷翻摧枯朽者易為力計其雖非孫吳猛將燕趙精兵猶是久涉行陳曾習軍旅豈同剽輕之師不比危脆之衆拒此則作氣不足攻彼則為勢有餘

臣德宜曰天下之惡一也梁納侯景朕於斯義自詒伊戚檄中開明事機洞如燭照非徒聲罪實為忠告

終恐尾大於身踵麤於股倔彊不掉（彊其兩翻）很戾難馴呼之則反速而釁小不徵則叛遲而禍大會應遙望廷尉不肯為臣（晉書蘇峻傳吾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自據淮南亦欲稱帝（史記黥布列傳欲為帝耳）但恐楚國亡猨禍延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風俗通有池仲魚城門失火仲魚燒死）橫使江淮士子荊揚人物死亡矢石之下夭折霧露之中彼梁主者操行無聞輕險有素射雀論功盪舟稱力（國語晉平公射鷃不死使豎襄搏之鷃雀也論語奡盪舟）年既老矣耄又及之政散民流禮

臣正治曰熊蹯雀彀之言遂成左識謀武聽信朱异蓋以此為

崩樂壞加以用舍乖方廢立失所用舍乖方謂免周捨責顗琛用朱异廢立失所謂不立世適孫乃立太子綱也矯情動俗飾智驚愚毒螫滿懷妄敦戒業躁競盈胷謬治清淨螫音釋治直之翻災異降於上怨讟興於下人人厭苦家家思亂履霜有漸堅冰且至易履霜堅冰至傳險躁之風俗任輕薄之子孫朋黨路開兵權在外必將禍生骨肉釁起腹心彊弩衝城長戈指闕徒探雀彀無救府藏之虛史記趙武靈王為肥義所圍探雀彀食之。藏徂浪翻空請熊蹯詎延晷刻之命左傳楚世子商臣圍其父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不許乃縊。蹯音煩

鉞砭孚

外崩中潰今實其時鷸蚌相持我乘其弊戰國策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兩者不肯相捨漁父得而并禽之方使駿騎追風精甲輝日四七並列漢光武二十八將贊授鉞四七百萬為羣以轉石之形孫子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為破竹之勢當使鍾山渡江青蓋入洛荊棘生於建業之宮麋鹿遊於姑蘇之館三國志孫皓傳青蓋入洛陽漢書淮南王安陰有邪謀伍被諫曰昔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將生荊棘露霑衣也但恐革車之所轔轢轔力刃翻轢來各翻劎騎之所蹂踐杞梓於焉傾折竹箭以此摧殘杞梓竹箭東南嘉産○蹂人九翻若吳

息事寧人恤民之善經治理之要道

之王孫蜀之公子晉左思設為東吳王孫西蜀公子以賦三都歸款軍門委命下吏當即授客卿之秩特加驃騎之號三國志孫秀自吳奔晉為驃騎將軍凡百君子勉求多福

北周宇文泰收賀拔岳之衆誅侯莫陳悅奉魏孝武帝西都長安遂破高歡傳子覺受禪是為孝愍帝國號曰周傳四世自愍帝至靜帝大定元年凡二十五年

武帝諱邕姓宇文氏武川人文帝第四子廟號高祖

停徵發詔建德元年

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漢武故事元光元年天星大作動董仲舒曰民人勞之妖也

仁音琅琅可以感人

文旣莊雅氣亦淵茂不事彫琢而渾噩之致見乎尺幅中此後代詔令之

事不時則石言於國左傳昭八年石言於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故知爲政欲靜靜在寧民爲政欲安安在息役頃興造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己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徵發庶時殷俗阜稱朕意焉

毀露寢諸殿詔建德六年

朕欽承丕緒寢興寅畏惡衣菲食貴昭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詎可廣厦高堂肆

詞意篤摯隆禮勲
舊猶有盛世之風

最近於文景者

其嗜欲徃者冢臣專任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窮壯麗非直彫墻峻宇深戒前王而締構弘敞有踰清廟不軌不物何以示後兼東夏初平民未見德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露寢會義崇信含仁雲和思齊諸殿等農隙之時悉可毁撤雕斵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甲朴

報于謹詔謹遷太傅大宗伯保定二年以年老上表乞骸骨詔報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强

敦行古典得養老乞言之遺意

水心葉適曰謹從横亂世中墜典偶與賢官承乏苟應其召然

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為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愿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于謹為三老詔 保定三年帝幸太學以謹為三老而問道焉

樹以元首主乎教化率民孝弟置之仁壽是以古先明后咸若斯典立三老五更躬自袒割朕以眇身處兹南面何敢遺此黄髮不加尊敬太傅燕國公謹執德純固為國元老饋以乞言朝野所屬可為三老有司具禮擇

後世之效法先王未嘗不如此

治平之理此六條足以盡之要當以力行為亟亟耳

曰以聞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少好學博覽羣書周太祖召為行臺郎中加衛將軍光祿大夫進爵為伯後拜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

為周太祖作六條詔書周太祖宇文泰為魏丞相欲革易時政為强國富民之法綽贊成其事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詔書奏行之。一治心身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並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代帝王每稱共理天下者唯良宰

臣廷敬曰論治而推本身心似有得於經學當是時知留意於此識器固自絕人

臣乾學曰以治身為治人之本以躬行為教化之基從來言吏

守耳明知百僚御尹雖各有所司然其理人之本莫若守宰之最重也凡理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既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利之謂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人則彼下人孰不從化是以理人之本先

治者所未及綽仕霸朝含兵食富强之謀而出於此可謂高人一等矣文氣跌逵絕無雕飾實足超軼六朝

此以王道立說有古儒者氣象

在理心其次理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

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

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自古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年大亂滋甚且二十載魏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反至此且二十年人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唯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孝武帝入關是為西魏大難未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修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者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

重農務本乃王政之大端措置甚為井然明悉

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亹亹日遷於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人慈愛教之以仁順使人和睦教之以禮義使人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

人生天地之間衣食為命食不足則饑衣不足則寒饑寒切體而欲使人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主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

食所以足者由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氓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得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人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然後可使農夫不失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

臣英曰田里牧畜生業之本故桑麻雞豚王政所先有司勸課正不當以瑣細為煩

勸百此則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要月也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若不務省事令人廢農是絶人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户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人種桑植果藝其蔬菜修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人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人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

天之生才自足供一代之用豈有借才於異代此自是千古名言

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詩商頌玄鳥篇

天生蒸黎不能自化故必立君以理之人君不能獨理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自帝王下及列國置臣得賢則安失賢則亂此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縣令悉有僚吏皆佐助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並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臣之爵

禄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信行之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為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偽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常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為卿相則伊尹傅説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

朱商均雖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理人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本者必以材而爲理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因其官而爲亂也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去之而令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古人有言明主聿與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

理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授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故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令之智効一官行閒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之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人無多少皆足化矣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

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竒士也彼瓌瑋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

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人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人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人啟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為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人甚為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

天地之大德曰生重物之生所以奉若天道故矜慎刑獄是治天下第一義也

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理人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賢與不肖别矣

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為善情則為惡善惡既分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而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特加戒慎者欲使察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根源先之以五聽周禮

臣士奇曰六條詔書堂堂王道玩其辭理實根柢於賈生而又湛深於經術故當時多以諸葛孔明王景略稱之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舍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而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者也然宰守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考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

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人木石專用捶楚巧
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斯則下矣
非共理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
下條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念存德教先王之制
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
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
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皆
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

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周禮司刺掌三宥之法以贊司寇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著明慎庶獄之典此皆愛人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賞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覆正謂此也若深姦巨猾傷化敗俗

此言征稅亦救時之務以上六條當時令百官誦習牧守令長非通此者不得居官蓋重其言而用之如此

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為背道者殺一利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

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逆未平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恤人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平均者不舍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之謂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

臣杜訥曰六事皆經國大猷而

易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修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人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兹射利有者從之貴買無者與之舉息輸税之人於是弊矣租税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人悦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人怨又差發徭役多不

先之以治心可
謂提綱挈領立
言悉本王道更
見所學之醇

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
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人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
重之嘗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
具牧守令長非通六條不得居官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初仕梁與徐陵並為妙
撰學士歷官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聘於周
遂留不遣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

賀平鄴都表周書文帝紀魏孝武帝永熙三年
齊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見為
主從都於鄴武帝紀建德五年帝率六軍趣
鄴六年帝至鄴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
奮擊大破
之遂平鄴

警麗中自有典則

臣某言臣聞泰山梁甫以來即有七十二代龍圖龜書之後又已三千餘年雖復制法樹司禮殊樂異至於文離武落剡木弦弧席卷天下之心包含八荒之志其揆一矣史記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君按薛應旂甲子會紀起黃帝八年甲子至後周武帝建德六年丁酉通計得三千二百七十四年周易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伏惟皇帝陛下握天樞秉地軸駕馭風雲驅馳龍虎沉雄內斷不勞謀於力牧天策勇決無待問於容成帝王世紀黃帝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容成作歷是以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臣廷敬曰華整之製獨饒風骨在彼體中自是

竊聞伊洛戎夷幽并僭偽抱圖載籍已歸丞相之府銜王繫綬並詣中軍之營蕭何傳沛公至咸陽何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左傳楚子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造於中軍史記秦王子嬰繫頸以組降軹道旁百年逋誅遂窮巢窟三代敵怨俄然掃蕩漢書陳湯傳報十年之逋誅左傳敵惠敵怨不在後嗣昔周王鮪水之師尚勞再駕呂氏春秋武王伐殷至鮪水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盟津有再駕之役軒轅上谷之戰猶須九伐史記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未有一朝指麾獨決神慮平定寓内光宅天下二十八宿止餘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晉書天文

单行宜為世所稱也

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丑吳越之分野禮記疏殷末諸侯千二百晉書地理志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國東方朔十洲記鳳麟洲在東海之中吳越一星麟洲小水喻陳國也若夫咸康之年四方始定建武之代諸侯並朝不得同年而語矣咸康晉成帝年號建武後漢光武年號雖復八風並唱未足頌其英聲六樂俱陳無以歌其神武初學記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周禮注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坐釣臺而誓衆姒啓繼夏禹之功入商郊而問罪姬發成周文之志無改之道大孝也與左傳夏啓有鈞臺之享尚書武王伐紂陳師商郊當今鹿臺已散傾宫已遺兵藏武庫馬入

華山尚書散鹿臺之財後漢書周舉傳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周書建德五年平齊帝出齊宮中金銀寶器珠翠麗服及宮女二千人班賜將士禮記武王克殷歸馬於華山之陽築武庫藏五兵立明堂之制奏大武之樂盛矣哉上天降休未之有也政須東南一尉立於比景之南西北一候置於交河之北漢武帝立都尉居候官地理志日南郡有比景縣西域車師前王居交河城然後命東后詔蒼冥衢壇琬碑銀繩瓊檢告厥成功差無慙德尚書肆覲東后莊子注冥海也何妥詩衢壇聽九成鮑昭河清頌序琬碑璆檢盛典蕪而不治孟康曰王者告成功於天刻石紀號有金策玉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臣忝竊榮幸涖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預覩

以典核之辭抒懷惻之悃無媿其為駢儷也

大慶不勝鳧藻踊躍之至謹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

聞泚政東藩蓋時為洛州刺史後漢書劉陶疏武旅有鳧藻之士蔡邕獨斷諸侯境内自相以下為諸侯稱臣於朝皆曰陪臣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請門襲封謂門中支子並聽承襲也

臣聞以法施民必傳祀典以勞定國必有承家孫叔敖祭酹無聞有傷良相女叔齊脩嗣乏絶實貶賢臣孫叔敖即蔿敖楚令尹女叔齊即司馬侯晉大夫也二人皆有後此特借其事而反用之也。女音汝謹案大統十六年格先有封爵死於王事絶嗣者聽以支子繼

襲非死王事不許承封前牒五等功臣皆是勤勞王室身當患難扞禦災禍翼贊大猷一旦遇疾身捐館舍不幸無倚享祀便絕於禮則不足於義則有傷未求上林之獵已削其侯不服襜褕之衣先除其國淮南厲王長從文帝入苑獵與上常同輦後歸國益恣遂謀反事覺丞相奏長當棄市制曰赦長死罪廢勿王武安侯田蚡薨子恬嗣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伏惟皇帝崇德旌庸興亡繼絕聞鼓鼙而思將帥畫雲臺而念舊臣豈有功存社稷而無後可守事盡忠貞而無祠可祭周於蕃屏為約事在世功漢以山

臣乾學曰旁枝紹封本漢法也推明古義以補典章之闕而令封雖之臣有所激勸關於世道不小矣

河為誓義存長久臣聞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竊以殷朝繼及無廢小宗周室興亡貴存身後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等後紹高密者累葉豈專鄧禹之正胄嗣平陽者重世何必曹參之嫡孫漢建武封鄧禹高密侯禹薨帝分禹封為三國長子震為高密襄為昌安珍為夷安和帝時珍子良襲封無嗣紹封良弟康為夷安侯平陽侯曹參玄孫宗有罪完為城旦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子本始為平陽侯愚謂生有其勞死非王事雖在支庶並聽承襲幸使伯有之魂不能為厲左傳鄭人相驚以伯有或夢伯有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

謙沖非由矯飾無須辭費

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大懼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之厲良止伯有子也若敖之鬼其無餒而左傳子文曰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幽顯對揚人神咫尺

隋楊堅藉后父之勢值天元暴虐靜帝幼冲未能聽政鄭譯劉昉矯詔引堅入總朝政殺趙王招越王盛遂移國祚國號曰隋傳三世自文帝至恭帝皇泰二年凡三十八年文帝諱堅姓楊氏周天元皇后之父廟號高祖

辭封禪詔開皇九年師入建業獲陳主叔寶獻俘太廟羣臣咸請封禪詔不許

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

聖王制作之精意此雖未能詳盡然其識議亦有可擇

伯厚王應麟曰師尚父曰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使隋用竇常之言復三代之樂

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而今以後言及
封禪宜即禁絶

正樂詔 開皇十四年

在昔聖人作樂崇德移風易俗於斯為大自晉氏播遷
兵戈不息雅樂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無由辨正賴
上天鑒臨明神降福拯茲塗炭安息蒼生天下大同歸
於治理遺文舊物皆為國有比命所司總令研究正樂
雅聲詳考以訖宜即施用見行者停人間音樂流僻日

其能久守實常之光見不遣房喬

語不多而有令音亦耀德不觀兵之意也

久棄其舊體競造繁聲浮宕不歸遂以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本

與元諧勑 吐谷渾寇涼州諧為行軍元帥擊之帝勑諧

公受朝寄總兵西下本欲自寧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貪無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師意在仁義渾賊若至界首者公宜曉示以德臨之以教誰敢不服也

賜高麗王湯璽書 開皇初高麗王湯頻有使入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為守拒之策十七年帝賜湯璽書

曉示遠人必如此朗暢始可悉其情事文亦𣸪賁

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靺鞨國名在高麗北固禁契丹契丹國名在靺鞨西北諸藩頓顙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聞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為盜竊時命使者撫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

加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德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邉人屢驕姦謀動作邪說心在不實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明王之愆違一已寛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節奉朝政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

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灑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彥也昔帝王作法仁義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戒勑經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惛狂驕慠不從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

過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乂安人神胥悅聞王
歎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爲陳滅賞
王不爲陳存樂禍好亂何爲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
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
一將軍何待多力慇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副朕懷自
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
病卒子元立襲爵遼東郡公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吏部尚
書右光禄大夫封竒章公

請開獻書之路表開皇初授弘散騎常侍秘
書監弘以典籍遺逸上表

此表有功經籍不在王儉阮孝緒下也

水心葉適曰牛弘淺而不俗柔而不弱治世之中品耳若其言五厄則前盖未有能為此論也

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遺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祕牒

史謂大業之世委遇彌隆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惟弘一人

東發黄震曰牛弘終始無累

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勗定魏內經更著新簿按文獻通考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監鄭默始制中經晉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內中也屬劉石劉淵石勒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

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祕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一輯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録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

耕道尹求等曰自漢成河平三年求遺書至元魏再見於是三見

魏晏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

不獨文教有裨亦可使頹風歸厚

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帝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通州刺史

論文體書諤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

禹脩方岳貢曰文帝不嫺篇章故喜質素謂之此疏蓋亦投時之言

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武帝 文帝 明帝）更尚文詞忽君臣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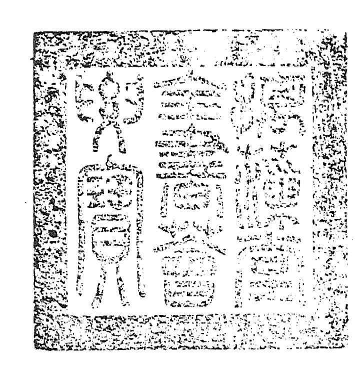
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律歷志曰有六甲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也）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未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搆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領縉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照天下公私文案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

臣廷敬曰文至六季浮靡甚矣諤為此論固頹瀾之砥柱而僞體之藥石也

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相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

具狀送臺帝以訝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其弊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綠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録

唐

高祖

修定科律詔

太宗

金鏡

致仕朝𠫵在見任本品上詔

睿宗

褒魏知古手制

勞畢構璽書

明皇帝

發宣撫使勅

求賢良詔

誡勵風俗勅

焚珠玉錦繡勅

勅朝集使

肅宗

代宗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二 集部

御選古文淵鑒卷二十九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唐

唐古國名周成王母弟叔虞封於唐其地為帝堯夏禹所都之墟漢曰太原郡李唐之先李虎隴西成紀人與李弼等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以其子昞襲封昞卒子淵襲封起兵克長安隋恭帝進封唐王遂受隋禪國號曰唐凡二十帝至昭宣帝天祐四年合二百九十年

漢高入關除秦苛法唐祖受禪修隋律令一代創興以刑法為重務其規摸可概覩矣

高祖諱淵字叔德史稱高祖之興因時特起在位九年

修定科律詔 舊唐書高祖起太原除隋大業以來苛政約法二十條及受禪詔納言劉文靜與朝士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又制五十三條務在寬簡後又敕僕射裴寂蕭瑀等撰定律令亦惟正五十三條格入於新例餘無所改武德七年下詔

古不云乎萬邦之君有典有則故九疇之叙興於夏世兩觀之法大備隆周雉門兩觀即象魏也正月布法之地所以禁暴懲奸弘風闡化安民立政莫此為先自戰國紛擾恃詐任力苛制煩刑於茲競起秦并天下隳滅禮教恣行酷烈害

瓊山丘濬曰自魏李悝作法經六篇蕭何加以三篇為九章後世作律者本以為宗劉劭衍漢律為魏賈充參魏律為晉唐長孫無忌等聚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三篇自名例至斷

虐蒸民宇內騷然遂以顛覆漢氏撥亂思易前軌雖復務從約法蠲削嚴刑尚行葅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安民之化實有未弘刑措之風以茲莫致爰及魏晉流弊相沿寛猛乖方綱常失序下凌上替政散民彫皆由法令湮訛條章混謬自斯以後寓內分崩戎馬交馳未遑典制有隋之世雖云釐革然而損益不定疏密無準觧式章程罕能甄備加以微方曲致覽者惑其淺深異例同條岷庶失其輕重遂使奸吏巧詆任情與奪愚民安

獄此唐刑書之制度也

臣熙曰斟酌繁省矯正差違方成一代令典高祖開國之初留意科律創業貽謀識先務矣

觸動陷羅網屢有釐革卒以無成朕膺期受籙寧濟區宇永言至治興寐為勞補千年之墜典拯百王之餘弊思所以正本澄源式清流末永垂憲則貽範後昆爰命羣才修定科律但今古異務文質不同喪亂之後事殊曩代應機適變救弊斯在是以斟酌繁省取舍時宜矯正差違務從體要迄茲歷稔撰次始畢宜下四方即令頒用庶使吏曹簡肅無取懸石之多秦始皇衡石量書日夜有程奏讞平允靡競錐刀之末子產鑄刑書叔向詒書曰民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勝

唐之太宗致治幾於三代之隆今覽金鏡所言其於處已行政用人之道亦何其見之明而言之詳也此所以追蹤往古歟

殘去殺此焉非遠

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史稱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

金鏡鋪陳治道以自考鏡故以金鏡名篇

朕以萬機暇日遊心前史仰六代之高風觀百王之遺跡興亡之運可得言焉每至軒昊之無為唐虞之至治未嘗不留連讚詠不能已已及於夏殷末世秦漢暴君使人懍懍然兢懼如履朽薄然人君在上皆欲永享萬乘之尊以垂百王之後而得失異趣興滅不常者何也

蓋短於自見不聞逆耳之言故至於滅亡終身不悟豈不懼哉覩治亂之本源足為明鏡之鑒戒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用不肖則受天下之禍臨危之主各師其臣若使覺悟社稷安有危亡之覆特由不留心於任使翻屬意於遨遊豈不哀哉若以遨遊將為任使以任使將為遨遊豈不善哉古人言舜禹不愛於聲不貪於色予謂不然將為愛也人云桀紂躭於聲色予將為不好也何以知之桀紂命

子京宋祁曰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可謂盛矣豈非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

不終於天年樂不終於一世以此爲不好也舜禹壽命於終樂畢於世子謂之愛也夫人有强躁寬弱之志愁樂貪慾之心思情有聰哲之才此乃天命其性有善有不善者也由是觀之堯舜禹湯躬行仁義治致隆平此稟其善性也幽厲桀紂乃爲炮烙之刑刳孕婦剖人心斮朝涉脯鬼侯造酒池糟丘爲長夜之飲此其受於天不善之性也夫立身之道在乎折衷不在乎偏射吳起曰昔有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有扈氏之君恃

能永其天命歟

衆好勇以喪社稷仲尼曰寛以濟猛猛以濟寛仁義之道猶不得偏何況於左道乎何況於不仁乎為君之道處至極之尊以億兆為心以萬邦為意理人必以文德防邊必以武威孔子曰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武之所制者廣不可以威武安民不可以文德備塞大鯨出穴必廢遊波之功鴻鵠沉泥定無淩空之効若使各令遂志不失其能古人云欲構大厦者先擇匠然後揀材為國家者先擇佐然後定

臣正治曰歴陳炯戒得失昭然猶有湯盤武銘之餘意宜其致貞觀之治也

民大匠構屋必以大材為棟梁以小材為榱橑所有中尺寸之木無棄（中適用也）此善治木者也非獨屋有棟梁國家亦然夫德為宰相亦國家之棟梁也子思三代以來君好仁人必從之在上留心臺榭奇巧之人必至致精遊獵馳騁之人遠臻存意管絃鄭衛多進降懷粉黛燕趙斯來塞切直之路為忠者必少開諂諛之道為佞者必多古人云君猶罷也民猶水也方圓在於罷不在於水以是而言足為永誡夫玉不琢不成罷人不學不知

道仲尼師於郯子文王學於虢叔聖人且猶如此何況於凡人者乎治主思賢若農夫之望歲哲后求才若旱苗之思雨亂君疾勝己如仇視不肖如子懷之中心何日蹔忘王莽偽行仁義之道有始無終孫皓權施恩惠之風有初無末孫皓初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賑貧乏出宫女放禽獸時稱明主及得志麤暴驕盈好酒色中外失望二子猶膠船之泛巨浪毁在不遥若駑馬之奔千里困其將至古人云升不盛石小智不可謀大巧詐不如拙誠信非謬矣有明主有闇主高祖攝衣於

臣德宜曰張九齡云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斯篇

醜生比干剖心於辛紂殷湯則留情於伊尹龍逢則被誅於夏桀楚莊服隙而懷憂武侯罷朝而含喜荀子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闇主護短而尤愚明主思短而長善觀高祖殷湯仰其德行譬若陰陽調四時會法令均萬民樂則麒麟呈其祥漢祖殷湯豈非麒麟之類乎觀夏桀商辛嗟其悖惡之甚猶時令不行寒暄失序則

申明法戒於治忽源流無不畢照名曰金鏡信矣

猛獸肆毒蟊螟為害夏桀商辛豈非猛獸之儔乎予以觀之豈非大道之類也雖曰天時抑亦人事成湯之世有七年之旱剪爪為犧千里降雨大戊之時桑穀生朝懼而修德遂使十有六國重譯而來此豈非人事者也

或曰為君難或曰為君易人君處尊高之位執賞罰之權用人之才用人之力何為不成何求不得此言之實易論之實難何者輕陵天地衆精顯其妖忽慢神靈風雨應其暴是以帝乙有震雷之禍帝乙武乙也為偶人以射天獵於河渭之

閻暴雷震死殷紂致飛沙之妖紂大聚樂戲於沙丘後武王伐之衣其寶玉赴火而死多營池觀遠求異寶民不得耕耘女不得蠶織田荒業廢兆庶凋殘見其饑寒不為之哀覩其勞苦不為之感苦民之君也非治民之主也薄賦輕徭百姓家給上無暴令之徵下有謳歌之詠屈一身之欲樂四海之民憂國之主也樂民之君也此其所以為難也且用人之道又為未易已之所謂賢未必盡善衆之所謂毀未必全惡知能不舉則為失材知惡不黜則為禍始又人才有

臣廷敬曰本謨訓之義而暢其辭綜史傳之迹而撮其要槩括無遺閎整有條非覃思治理者不能有此詳至也

長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綽優於大國之老子産善為小邦之相絳侯木訥周勃封絳侯卒安劉氏之宗嗇夫利口嗇夫漢文帝時虎圈嗇夫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長然後為美夫人剛柔之情各異曲直之性不同古今奔馳貴賤不等為上之孝與下豈均上則匡國寧家志存崇禮下則承顏悅色止存敬養虞舜孝也不為慈親所安曾參仁也不為宣尼所善孔子曰子從令者不得為孝臣苟順者不得為忠如斯之例不可不察也逆主耳而履道戮孔懷以

安國誅管蔡周公是也順上心而安身隨君情以殺子易牙殺其子以食桓公管仲曰其子之不愛又何愛於君果亂齊國易牙是也棄已之命安君之身紀信是也紀信代沛公死挾國謀事以報私讐袁盎是也袁盎怨鼂錯七國反譖之於景帝遂斬錯東市亡身而執節孤直而自毀屈原是也外顯和穆之端內懷湯火之意宰嚭是也忠諂之道以此觀之足為永鑒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

臣乾學曰太宗英睿絶世天姿近道其論治術皆匠心獨造而闇合古訓茲篇綜貫經史旁及百家而以考古自鏡為名蓋不自滿假之義也

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於存功之能光武獲於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為天下之君處萬民之上安可易乎背道違理非惟損巳乃為賢人之所笑毋身勵行實為君子又為庸夫之所譏越品進官其類必為深怨偏與人語衆望以為曲私任使賢良則為偶得委使庸夫則言愚闇言數則謂太繁辭寡則講道薄恣情忿怒則朝野戰

慓留心寛恕則法令不行民樂則官苦官樂則民勞四海之内莫非王土要荒為枝葉畿内乃根本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當使本固根深委之内相而伊尹傅説人所希逢至如鎮積氷之塞守飛雪之邊而魏尚李牧當今罕遇遣人遠撫則眷戀而不忍廢而不遺則枝葉落而不存二宜之間致心何所是用晨興夕惕無忘斯事為上猶然何況臣下易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略陳梗概以示心之所存耳古語云勞者必歌其事朕

非故煩翰墨以見文藻但學以為己即書所懷想達見羣賢不以為嗤也

致仕朝參在見任本品上詔貞觀二年九月

尚齒重舊先王以之垂範還章解組朝臣於是克終釋菜合樂之儀東膠西序之制養老之義遺文可覩朕恭膺大寶憲章故實乞言尊事彌切深衷然情存今古世踵澆季而策名就列或乖大體至若筋力將盡桑榆且迫徒竭夙興之勤未悟夜行之罪其有心驚止足行堪

叙意屬辭婉切暢
悉殊覺情文生動

激厲謝事公門收骸閭里能以禮讓固可嘉焉內外文武羣臣年高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日宜在本品見任之上

賜孝義高年粟帛詔 貞觀三年四月

百行之本要道惟孝一言終身恕而已矣春生夏長寬仁之令行焉齊禮道德恥格之義斯在朕爰自幼年夙禀庭訓豈徒學聞詩禮因令匡定家國是以提三尺之劍起一旅之師戮鯨鯢於原野拔蒸黎於塗炭雲雷締

搆備嘗夷險仁發於心義形於色大敵必勇匪爲身謀大憝必誅志安天下太上皇留情姑射尚想軒轅駐蹕大安貞觀三年太上皇徙居大安宫使朕正居紫極顧惟虚薄辭不獲免祗奉制詔負扆當朝乃眷宫宇載懷氷谷未明求衣乙夜忘寢静思七政言念九功何以答上天之心稱嚴君之志庶欲勤恤典刑舉直錯枉允釐人瘼親賢用能拯濟困窮抑損澆僞開直言之路廣不諱之門聞所未聞日慎一日望人皆見德變於志道若一物失所一人

臣英曰唐詔令較兩漢雖無爾質文有異而克己宏物意不殊於文景此誼主之所同也

有惡則朕躬之責訓道不明也朕聞書曰至誠感神況於兆庶乎比聞遠近黔黎恥為盜賊州縣囹圄多並空虛豈由德教至此自是人心厭亂因其遷善可以化之朕往因征伐行天下多矣每見村落丘墟未嘗不撫膺歎息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長幼有序敬讓興行其孝義之家賜粟五石高年八十已上粟二石九十已上三石百歲加絹二疋婦人正月以來生男者粟一石鰥寡孤獨不能自存逃戶初還

歲無糧財州縣長官量加賑恤諸州官人或正直廉平刑清訟息或貪婪貨賄害政損人宜令都督刺史以名封進白屋之內閭閻之人但有文武才能灼然可取或言行忠謹堪理時務或在昏亂而肆情遇太平而克己亦錄名狀與官人同申泣辜慎法前王所重枉繫一日事等三秋州縣法司特宜存意普告天下知朕意焉

誠厚葬及賜功臣陪塋地詔貞觀十一年二月帝以漢制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志在儉葬乃豫為山陵終制

深情內藴麗藻外敷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修短之一期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是以禮記云君即位而為椑禮檀弓篇注椑謂地棺親尸者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椑蒲歷切莊生云勞我以形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通賢深識末代以來明辟蓋寡靡不矜黃屋之尊慮白駒之過並拘多忌有慕遐年謂雲車易乘義輪可駐異軌同趣其蔽甚矣有隋之季海內橫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朕投袂發憤情深拯

臣士奇曰温藹處令人懷剴切處令人奮有關典則非特仁人之言

溺扶翼義師濟斯塗炭賴蒼昊降鑒股肱宣力提劍指麾天下大定此朕之宿志於斯已畢猶恐身後之日子孫孫習於流俗猶循常禮加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寢陵今預為此制務從儉約於九嵕之山足容棺而已積以歲月漸而備之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為時用又佐命功臣或義深舟檝或謀定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

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古人豈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

褒李大亮書大亮涇陽人隋末為龐玉行軍兵曹後歸李密高祖入關用為土門令貞觀初以太府卿出為涼州都督嘗有臺使見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絶遊畋久矣而使者求鷹信陛下意耶乃乖昔旨如其擅求是使非其才帝嘉之賜荅時貞觀三年

溫純深潤詞不煩而意甚摯

水窓劉友益曰自昔人君喜悅其臣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容表獻鷹之事而帝以荀悅漢

以御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比在州鎮聲績遠彰念此忠勤無忘寤寐使遣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始終若一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瓶金盌各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

紀賜之夫漢紀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賜之見太宗之厲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述天位之不易欽王業之艱難垂訓後昆特為深切

申重寄公事之閑宜覽典籍賜卿荀悅漢紀一部此書敘致簡要論議深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帝範序

貞觀末年撰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一君體二建親三求賢四審官五納諫六去讒七誡盈八崇儉九賞罰十務農十一閱武十二崇文曰飭躬闡政悉在其中

朕聞大德曰生大寳曰位辨其上下樹之君臣所以撫育黎元鈞陶庶類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皇天眷命歷數在躬安可以濫握靈圖叨臨神器是以翠嬀薦唐

堯之德玄圭錫夏禹之功丹字呈祥周開八百之祚呂氏春秋文王時赤烏銜丹書集於周社素靈表瑞漢啓重世之基漢高帝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為赤帝子斬之由此觀之帝王之業非可以力爭者矣昔隋季版蕩海内分崩先皇以神武之姿當經綸之會斬靈蛇而定王業啓金鏡而握天樞然猶五嶽含氛三光緝曜豺狼尚梗風塵未寧朕以弱冠之年懷慷慨之志思靖大難以濟蒼生躬擐甲冑親當矢石夕對魚鱗之陣朝臨鵝翼之圍敵無大而不摧兵何堅而不

升庵楊慎曰太宗親與高祖定天下功莫大焉而惓惓於典籍巳知為文治之主矣且目擊隋之所以亡故切切於貽厥孫謀之意其有唐三百年之基本乎

碎剪長鯨而清四海掃攙搶而廓八紘乘慶天潢登暉璇極襲重光之永業繼大寶之隆基戰戰兢兢若臨深而御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終汝以幼年偏鍾慈愛義方多闕庭訓有乖擢自維城之居屬以少陽之任謂高宗以晉王立為皇太子未辨君臣之禮節不知稼穡之艱難朕每思此為憂未嘗不廢寢忘食自軒昊巳降迄至周隋以經天緯地之君纂業承基之主興亡治亂其道煥焉所以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云爾

意旣切至文復典正純雅

身之胡三省曰太宗自疏其所行之過差者以戒太子可謂至矣然太子病於柔弱好內乃無一言及此一警

帝範後序

此十二條者帝王之綱安危興廢咸在茲焉古人有云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肯安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當擇哲主為師毋以吾前為鑒取法乎上僅

策之人莫知其子之惡信矣

南湖丁奉曰古帝王之治莫不以女寵為戒下及五伯亦禁妾為妻太宗作帝範可謂倫悉矣而女寵獨不與者豈其好色之心自有所諱言歟厥後高宗立武后幾傾唐室蓋國家之禍出

得乎中取法乎中祗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來所缺多矣奇麗服玩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不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己也斯數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取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媿盡善之道顧此懷慚況女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

於人主之所諱言者大抵然也

選詞厚縟而大義相繩處殊自嚴正不磨

美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帝範序二篇宋寶歷天聖間著作郎韋公肅學士宋綬皆嘗錄進

晉宣帝傳贊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魏武帝為丞相辟文學掾歷事文帝明帝輔齊王芳誅曹爽位至相國封安平郡公薨晉國初建追尊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晉書太宗御撰有制四篇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為本邦國之貴元首為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為憂三王以

來處其憂而為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強弱相襲逮孚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覲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懿受命伐公孫文懿於遼東魏明帝問往還幾時懿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擒孟達於盈旬（蜀將孟達降魏復謀叛懿攻之旬有六日而克）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臣煕曰論斷精確能令晉宣心折高文卓識自見精彩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蜀相諸葛亮出斜谷與懿相拒於五丈原亮數挑戰懿不出亮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乃怒請決戰杖節當門雄圖頓屈魏帝不許出戰遣衛尉辛毗杖節立軍門魏軍終不得出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亮曰彼原無戰心所以請戰者欲示武於衆耳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亮卒於軍蜀軍已退懿猶不敢逼進至赤岸乃知已死蜀人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

何之委黄初六年魏文帝征吴懿以撫軍録尚書事留鎮許昌詔曰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為重謂懿如蕭何留守關中也崇華甚霍光之寄魏文帝疾篤懿受顧命於崇華殿之南堂遺輔明帝猶霍光受漢武帝命輔昭帝也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明帝將殂引懿入嘉福殿托以齊王芳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明帝曰死乃復可忍我忍死待君曽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嘉平元年齊王芳謁高平陵曹爽從懿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奪其兵因勒兵迎帝收爽誅之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為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言智於取遼而愚於拒亮

也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謂忠於崇華之命而負嘉福之托也是二者其心皆不可問）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王導告晉明帝以創業之始明帝以面覆牀曰晉祚安得長）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石勒曰吾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古人有云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

文瀾浩渺而反覆抑揚於當時情事最為穩切

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晉武帝傳贊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絶纖綸之貢去雕琢之飾八年二月禁彫文綺組非法之物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文帝辟劉毅為相國掾不就人謂忠於魏武帝以忠

謇正直用為諫官裴楷對武帝曰陛下未比德於堯舜以賈充之徒在耳帝為出充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嵇紹父康不應司馬文王之辟文王怒因事誅之山濤薦紹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遂用為秘書丞泰始三年帝有事於太廟太常卿許奇為中領軍允之子朝臣言允受誅於先王奇不宜在左右帝反稱奇才擢祠部郎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馬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為墟帝以馬隆為武威太守討河西羌隆渡溫水獲樹機能大人猝跋韓等萬餘落皆降龍驤將軍王濬下石頭孫皓面縛出降通上代之不

通服前王之末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

霸王之業大矣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為驕泰之心因而

斯起見土地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

而永治不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廣居治而忘危則

治無常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

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

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集易動之基而無久安

臣德宜曰晉武開創未見立國遠猷干寶言其茍且合斯篇觀之得失較然

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史言充無公方之操諂媚取容帝用為太尉錄尚書事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楊駿以后父為車騎將軍勢傾天下帝疾篤后奏以駿輔政及乎宮車晚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疎連兵競滅其本謂八王相攻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元帝渡江居建業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劉石相繼據洛陽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為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

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可以全也（惠帝為太子朝廷咸以為不堪政事帝亦疑焉卒不能廢）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祖惑荀勗之奸謀（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齊王攸中書監荀勗勸帝遣攸之國遂出攸於青州）迷王渾之偽策（齊王攸請除劉元海王渾素與元海善言於帝曰大晉方表信殊俗奈何以無萌之疑殺侍子示不弘帝乃止）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

稷者孝之大况予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慊慨焉

睿宗諱旦高宗第八子始封殷王徙封豫王武后廢中宗立以爲嗣中宗復位進號安國相王

㝷即帝位

在位三年

褒魏知古手制舊唐書先天元年上畋獵於渭川知古獻詩以諷上手制褒之

兼賜物五十

段用申勸奬

清辭簡指俗篇旨遠

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斯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或展三驅之禮易比王用三驅躬親校獵聊以從禽易屯卦以從禽也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欵誠夙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奬

勞畢構璽書畢構傳景雲初台拜左御史大夫轉陝州刺史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劍南道按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嘉勞兼賜袍帶并衣一

條敘獘源洵為探本之論而文采爛然使人耳目一新

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王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永徽咸亨皆高宗年號垂拱武后年號）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為官既不擇人非親即賄為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

臣廷敬曰勞構之盡職而敦勉告戒何其誠摯奉公之臣觀此當益自奮勵

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曰損曰益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為怨就更割剝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為上魏略時苗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牸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後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以採珠為業先時太守貪穢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餓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去珠復還今之從政以充車聯駟為能或交結富豪抑棄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悋即因事以繩粗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

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絶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彫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為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為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衣一副

典正之詞而辭涉華腴則質文損益風會使然也

水心葉適曰史稱明皇始終之

明皇帝 諱隆基睿宗第三子始封楚王後為臨淄郡王睿宗即位立為皇太子尋嗣位在位四十五年

發宣撫使勅 太極元年明皇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改元先天大赦命宣撫使畢構等巡行天下

昔者明王之御天下也內有公卿允釐庶績外有侯伯司牧羣黎猶懼至道不孚淳風或替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省方察俗用能遐邇咸乂情偽無遺於變時雍諄其道也朕祇膺嗣徳恭守帝圖上禀過庭

異性習相遠以開元治而天寶亂也開元不得言治但盛爾杜甫謂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是唐人之論本以開元為盛不以為

之誤下憑士庶之力竭精思理兩載於茲冀逮小康漸躋至化而區宇遐曠風教未周負扆長懷責深在己近者奸回搆釁竊起蕭墻宗社降靈應時殲殄（謂討韋氏之亂）令又恭承聖訓總統大猷率彼百官齊茲七政恐倉廩不實禮節未興吏靡息於貪殘人或滯於幽枉永言於此明發疚懷今卜征未及時邁仍遠宜分輶軒慰撫黎庶畢構等並操履公清識具明允茂績彰於歷試嘉譽滿於周行宜膺行李載光原隰所至之處申諭朕心并令

治也戚與治相近而不同鴟鴞小毖之詞百世後讀者常悲哀痛於周所以有成康功用也家禍深則創艾切君臣相戒克己念治治而後戚故可保矣

意既經綸而言皆雅令

屏絕浮華敦崇仁厚務修孝悌勤事農桑耆老鰥惸征人家口不自存者咸加恤問德舉言揚唯賢是急若有良才異等藏器下僚哲人奇士隱淪屠釣審知才行灼然者各以名聞凡百牧宰洎乎吏人咸悉朕心各敬迺事勤則不匱仁遠乎哉勉矣勗之以副朕意

求賢良詔

上之臨下道莫貴於求賢臣之事君功豈踰於進善所以允凝庶績式靜羣方成大厦之凌雲濟巨川之沃日

臣乾學曰丘園束帛見於易象弓旌之典足以輔制舉所不及明皇條為八科收攬彌廣較之

故周稱多士著美風謠漢號得人垂芳竹素歷觀前代罔不由茲朕雖宵分輟寢日旰忘食勉思政術不憚劬勞而九域之至廣豈一人之獨化必佇材能共成羽翼雖復羣龍在位（乾六位皆龍非獨九五故曰羣龍）振鷺充庭（周頌振鷺于飛）仍恐屠釣或違邁軸尚隱（詩衛風考槃篇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未殫巖穴之美或委丘園之秀所以屢迴旌帛頻遣搜揚推薦之道相尋而虛佇之懷未愜永言於此寤寐以之宜令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所知其有抱梁棟之才可

西漢尤爲明偹

清靜不擾和平不爭王道之成何以

以丹青神化藴韜鈐之略可以振耀天威資道德之方可以獎訓風俗踐孝友之行可以勸率生靈抱儒素之業可以師範國冑蓄文藻之思可以方駕詞人守貞亮之節可以直言無隱履清白之操可以守職不渝凡此八科實該三道取人以䇿求才務適所司仍具爲限程副朕意焉

誡勵風俗勅 開元二年正月

朕聞天爲大者莫先於育物育最靈者莫甚於愛人故

加此

樹之后王以康兆庶朕緬鑒前烈深惟遠圖懼德之不修化之未優寅畏夙夜如臨泉壑然則疇咨命於四岳黜陟存乎三載既以百姓為心明非一人獨理今之牧守古稱侯伯賢者任之則循良之迹著不賢者任之則愁苦之聲作每冀精於所擇委之俞往豈時或頹靡苟且尚多而吏之殊尤寂寥不嗣靜言政要朕用憮然間歲水旱周於郡國倉廪不蓄閭閻荐饑加以出攝頗多冗官增獎至於處置皆憑刺舉當於京官內簡宏才通

臣英曰唐勅綱條使多以戒勵風俗為重斯獨隱括諸篇各致

識堪致理興化者量授都督刺史等久在外藩頻有昇
進狀者量授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恒式課最超等必
議昇遷循默守常必裁貶黜昭昭賞罰不可不慎屬冬
朝禮成春事方起朝集使等俾還所莅欽若朕言官寮
間或幹濟清苦或貪濫侵漁灼然稱職及不稱職並委
都督刺史審察奏聞罔或阿容自貽悔咎諸道雖遣使
存問尚切憂勞牧宰等深體朕懷各宜隱恤文至乏絶
者速量事優當公私債負停徵至秋州縣差科務減常

英茂鴻駁亦古人貴五穀而賤金玉之意

日昔國僑相鄭以至和平曹參相齊貴於清靜清靜則不擾不擾則和平和平則不爭不爭則知恥愛費而與休息除煩而從簡易自當農者歸隴畝蠶者勤紡織既富而教乃克有成道德齊禮不遠斯復庶幾在位弘朕此心凡厥遐邇各令委息

焚珠玉錦繡勅 開元二年六月內出珠玉錦繡等服玩於正殿前焚之

朕聞珠玉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故漢文云彫文刻鏤傷農事錦繡纂組害女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

寒之源又賈生有言曰夫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制衣則寒饑寒切體慈母不能保其子君焉得以有其
人哉朕以眇身託於王公之上曷嘗不日旰忘食未明
求衣思使返朴還淳家給人足而倉廩未實饑饉相仍
水旱或愆糟糠不厭靜思厥故皆朕之咎致有漿酒藿
肉玉食錦衣互相夸尚浸成風習夫令之所施惟行不
惟反人之所化從好不從言是以古先哲王以身率下
如風之靡何俗不易此事近有處分當以施行朕若躬

服珠玉自玩錦繡而欲公卿節儉黎庶敦朴是使揚湯止沸涉海無濡不可得也是知文質之風自上而始朕欲捐金抵玉正本澄源所有服御金銀器物今付所司令鑄為鋌仍别置掌以供軍國珠玉之貨無益於時並即焚於殿前用絶浮競至誠所感期於動天况於凡百有違朕命其宫掖之内后妃以下皆服澣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當使金土同價齊高帝嘗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風俗大行日用不知克臻至道布告遐邇知朕意焉

拊循斯民惟牧守是寄一不稱職則兆人何賴焉敕勅之辭故宜諄切如此

勅朝集使 開元七年三月朝集使還本任勅之

朕聞天生蒸民薄於四海天有成命孚於萬邦必內立公卿外建侯伯后非賢罔使賢非后罔事借耳以廣聽假目以遐覽則諭上旨通下情庶政諧而羣萌樂矣由是三考黜陟百官會凝昔之訓然耶朕以薄德祚膺寶位受乾坤之顧荷宗廟之靈凛乎若涉春冰如馭朽索責在司牧所賴分憂曷嘗不想望賢才馨香至化七年於兹矣咨爾羣岳實邦之良服勤政圖深佇嘉績豈為

吏罕久與人未信何由異絶寥寂厥聲恭惟永圖當副
虛矚孔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漢宣曰庶人安於
田里無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以為太守數易則下
不安誠哉是諭矣今之牧守古之諸侯寵數特加情寄
尤切故躬饗庭内則飲食宴樂幣帛筐篚入至朕前則
敷袵以陳命席而對所冀仁且不遠言之必行以副朕
憂勞之心託卿勤恤之助卿等宜慎厥始成厥終徃欽
哉祇守而典操一州之統分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光

辭義何等殷切是不欲僅奉行故事者明皇初政所以蔚然可觀

我班瑞之命有賞有罰朕無戲言

勅朝集使 開元八年二月

朕聞諸禮曰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别矣其道然也朕以虛薄祇膺景命荷宗社之靈當億兆之責曷嘗不早朝晏坐畏天愛人思欲保其和樂躋於仁壽則與我共理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每計吏還州與之陛見示其賞罰錫以筐篚亦云命而已矣而朝集使豫州刺史裴綱分典刑獄為政煩苛頃歲不登合

臣熙曰親民莫如守令因朝集而申儆之重其事也王言愷摯想見臨軒宣命足使百僚傾聽

議竊復部人有許便致科繩縣長為言仍遣留繫御史推按遽以實聞詹政弊人一至於此朕夙夜兢惕匪遑寧居尋遣使存問其諸道有損處已量加賑恤水旱不時實朕之過惠養失所分剌之由是用黜綱於嶺裔儆彼羣岳朕於蒼生若保赤子為之均田邑制廬井必欲其時和年登遠安邇肅託於牧宰代以躬親故歷難其官誠經國致理之意也夫德惟善政政在養人故土煩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必也寬恕貴乎清淨諸

吏治所賴以振飭者全在數奏明試之時不如此深切鄭重安能致理故

刺史都督宜問疾苦拯窮貧杜畋漁察寃獄至於賦役務從減省深刻爲事人何以堪私恵茍行法或將墜理須折衷用存楷式其百姓有便者隨事條奏朕將親覽焉欽爾有官各勤爲政如風化允穆課績殊尤當擢之不次旌乃厥美凡百庶邦敬聽朕命

處分朝集使勅 開元八年

朕恭已承天守文繼位佈一心於兆庶明四目於萬方恒恐道或未周物不遂性旁求俊乂共理黎元於兹羣

知臨軒勅遣非屬具文也

臣德宜曰董仲舒云郡守縣令所以承流宣化上愛民而下不

辟寧不我副凡今政要略有四端衣食本於農桑禮義興於學校流亡出於不足爭訟由於無恥故先王務其三時將以厚生修其五教將以惇俗有國有家同知此義不患不知患在不行耳且長吏數改政教屢移在官當先為國理人各惕其職不當冒榮干進苟利其身澆俗不可不革淳風不可不長近令刺史在任四考方遷實欲始終其情黜陟斯繫必若縣得良宰萬戶息肩州有賢牧千里解帶仁政不遐行之則是皆能厲節朕復

恤則奉行之過也詔諭諄切想見開元勵精之治

何憂且如浮逃客戶所在安輯征鎮人家每事優恤倉廩惟實賦役惟均鰥寡撫存盜賊禁止郵驛無弊姦訛不生念茲八事朕常屬想嗟爾庶尹可不用心卿等還州遞相勸勉遵此王度恤彼下人敬順天常無違月令夫星列躔次土分區域休咎之徵惟人所感善必知至惡亦有由每至歲成當加賞罰宜知朕意

孝經正義序

明皇撮先儒釋孝經尤要者為注解至天寶二年頒行天下仍書八分御札勒於石碑今尚存西安府學

說經之家往往鑿空騁異使聖人之道不明於天下此能深斥其流弊而文亦簡貴可傳

東發黃震曰漢興河間人顏芝

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雖因心之孝已萌而資敬之禮猶簡及乎仁義既有親譽益著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於是以順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揚名之義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是知孝者德之本歟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朕嘗三復斯言景行先哲雖無德教加於百姓庶幾廣愛形於四海嗟乎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大義乖況泯絕於秦得之

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注孝經遂用今文十八章者

者皆煨燼之末濫觴於漢傳之者皆糟粕之餘漢除挾書之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故魯史春秋學開五傳五傳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國風雅頌分為四詩四詩毛詩韓詩齊詩魯詩去聖逾遠源流益別近覯孝經舊注踳駮尤甚踳乖也駮錯也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業擅專門猶將十室希升堂者必自開戶牖攀逸駕者必騁殊軌轍是以道隱小成言隱浮僞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且傳以通經為義義以必當為主至當歸一精義無二安得不翦其繁蕪而撮其樞要也

爲定本

臣正治曰孝治天下古今未有以易之也明皇崇尚經術而獨重孝經親爲製序可謂知本

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韋昭吳郡雲陽人本名昭仕吳至中書僕射侍中王肅王朗之子仕魏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兼太常虞翻會稽餘姚人仕吳以儒學聞劉邵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劉炫明安國之本劉炫河間景城人周除殿內將軍仕隋歷太學博士初炫既得王邵所送古文孔安國注本遂著古文稽疑以明之陸澄譏康成之注陸澄吳郡吳人仕宋至齊歷國子祭酒初澄以晉荀昶所學爲非鄭康成所注請大藏秘書王儉違其議在理或當何必求人今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約文敷暢義則昭然分注錯經理亦條貫寓之琬琰庶有補於將來且夫子談

有惻怛之思故文情條暢

經志取垂訓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源不殊五孝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五等所行之孝也是以一章之中凡有數句一句之內意有兼明具載則文繁略之又義闕今存於疏用廣發揮

肅宗諱亨明皇第三子天寶中安祿山反即位於靈武在位七年

讞獄詔

舊唐書寶應元年三司用刑連年流貶相繼河北叛畏誅不降肅宗後悔因有此詔

至理之代先德後刑上懽然以臨下下欣然而奉上禍

亂不作法令可施去聖久遠薄於教化簡書填委獄訟
煩興苛吏舞文寃人致辟思欲刷恥改行厥路無由豈
天地父母慈愛之意也朕主三靈之重託羣后之上夕
惕若厲不敢荒寧内訪卿士外咨方岳日不暇給八年
於玆而大道淳風鬱而不振四郊多壘連歲備邊師旅
在外役費尤廣賦役轉輸疾耗吾人困竭無聊窮斯濫
矣下庶暗昧不見刑網戎士在軍未習法令犯禁抵罪
其徒實繁狴犴之間未詳事實吏議不決動限時月傷

沮和氣屢彰咎徵此皆朕之不明教之未至上失其道而繩下以刑敢不罪已以答災青人者君之統體害之則君有所傷刑者教之輔助失之則人無所措慮有宄濫憯然憂傷用明慎罰之典俾弘在宥之澤其天下見禁囚死罪降從流流已下釋放左降流人移隸等委司奏聽進旨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恣行麤杖不依格令致死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自今巳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輙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代宗諱豫肅宗長子初名俶封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後立為皇太子肅宗崩即皇帝位在位十六年

增修學宫詔永泰二年正月即大歷元年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壞故有是詔

治道同歸師氏為上化人成俗必務於學俊造之士皆從此途國之貴遊罔不受業修文行忠信之教崇祗庸孝友之德盡其師道乃謂成人然後揚於王庭敷以政事徵之以理任之以官置於周行莫非邦彦樂得賢也

金革之餘加意文學不惟收拾人心自是立國本務

水心葉適曰肅宗落年天下之勢將亡幸而有代宗以廣平王統帥收兩京功在諸將上材練涉而資寛仁又能沉斷盖良主也所以不治而愈亂者不知其禍在置藩鎮既不能收反更成之故也藩鎮已成自無治法六軍諸將並補國學其遂足為治

其在玆乎朕志承禮體尤重儒術先王設教敢不虔行頃以戎狄多虞急於經略太學徒設諸生盖寡絃誦之地寂寥無聲函丈之間殆將不掃上庠及此甚用閔焉今寓縣乂寧文武並備方投戈而講藝俾釋菜以行禮使四科咸進六藝復興神人以和風化浸美日用此道將無間然其諸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朕之腹心久鎮方面眷其子弟為奉義方修德立身是資藝業恐干戈之後學校尚微僻居遠方無所資禀負經來學宜集

描告之文語義加詳而名理亦復斐亹

京師其宰相朝官六軍諸將子弟欲得習學可並補國子學生其中身雖有官欲附學讀書者亦聽其學官委中書門下選行業堪為師範者充

大赦詔 大歷七年三月乙酉雨雹大風拔樹丙戌夜月蝕太微乙未遂有此詔

躋於道者化淳而刑措善於理者網舉而網疎朕涉道未弘燭理多寐嘗亦遐想太古高挹玄風保合太和在宥天下蓋德薄而未臻也是用因時以設教便俗以立防務盡平恕用申哀恤又化淺而多犯也加以邊虞未

臣乾學曰月令仲夏之月百官靜事無刑此後世暑月省刑之令所自昉也代宗修復古制思及求茲其德遠矣

戢井賦猶繁荒廢之際寇攘斯起遂令圜土嘉石之下積有繫囚竹章牙筩之中困於法吏屬盛陽之候大暑方蒸永念狴牢何堪鬱灼所以沮傷和氣感致咎徵天道人事豈相遠也如聞天下諸州自春以來或愆時雨首種不入宿麥未登哀我矜人何恃不恐皆由朕過益用懼焉惕然憂嗟深自咎責所以減膳徹樂別居齋宮禱於神明冀獲嘉應仲夏之月靜事無為以助晏陰以弘長養斷薄決小已過於麥秋繼長增高宜順乎天意

文辭婉潤而有真意流貫其間節令之作者

可大赦天下見禁囚徒罪無輕重一切釋放

德宗諱适代宗長子初為天下兵馬元帥封雍王以功兼尚書令後立為太子代宗崩即位在位二十六年

亢旱罪己詔 興元元年秋蝗遍野草木無遺冬十月亢旱乃下詔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自頃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綿歷三時蟲蝗繼致彌亘千里菽粟翔貴稼穡枯瘁嗷嗷蒸人聚泣田畝興言及此實切痛傷徧祇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祠非救災之

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湮暴賦未蠲勞師靡息事或無益而重為煩費任或非當而横肆侵蟊有一於兹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萬姓何辜重罹饑殍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自今視朝不御正殿有司供膳並宜減省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除諸軍將士外應食糧人諸色用度本司本使長官商量減罷以救凶荒俟歲豐穰登即令復舊

思老成之功烈而欲圖列其容儀亦所以勸後勵世也

臣英曰華贍是唐詔令所長此特緯以古穆之氣

褒功臣詔 貞元五年

昔我烈祖乘乾坤蕩滌掃隋季荒茀體元御極作人父母則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左右經綸參翊締構貽文德恢武功威不若康不義用端命於上帝付畀四方王業既成泰階既平乃圖厥容列於凌煙閣懋昭績效表式儀形以弗忘朝夕永垂乎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歲在巳巳秋九月我行西宮瞻望崇構見老臣遺像顯然肅然和敬在色想雲龍之協期感致業之艱難覩

徃思今取類非遠且功與時並才與世生茍蘊其才遇其時尊主庇人何代蔑有在中宗時有如桓彦範等著輔戴之績神龍元年彦範等率羽林兵討賊就東宫迎中宗復位在玄宗時有如劉幽求等申弼翼之勲臨淄王入誅韋庶人幽求預參大策在肅宗時有如郭子儀掃除氛祲子儀平安史之亂今李晟等保寧朕躬晟平李懷光朱泚之亂咸宣力肆勤光復宗祏祏藏主石函。音石討之前烈夫豈多謝關而未録孰旌厥賢況念功紀德文祖所為也在予其曷敢怠有司宜叙先後各圖其象於舊臣之

有訓誡之誠有勗勉之義上下勤恤庶幾盛世遺風

次

君臣箴僕射杜希全出為靈鹽節度使獻體要八章多所規諫德宗深納之乃著君臣箴以賜之

夫惟德惠人惟辟奉天從諫則聖共理惟賢皇立有極駿命不易總萬機以成務齊六合之殊致一心不能獨鑑一目不能周視敷求哲人式序在位於戲君之任臣必求一德臣之事君咸思正直何啓沃之所宜自古今而未得且以讜言者逆耳饞諛者伺側故下情未通而

上聽已惑俾夫忠賢敗於凶慝譬彼輕舟烝徒楫之亦有和羹宰夫膳之孰云理國不自得師覆車之軌予其懲而詩周頌小毖篇予其懲而毖後患高以下升和由甘受惟君無良亦臣之咎闢諸辛毗牽裾魏后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辛毗切諫帝不答起入毗隨引其裾帝勉從毗徙其半則有禽息竭忠碎首禽息薦百里奚於秦穆公不見納穆公出息當車以頭擊闑腦盡出穆公悟而從之勉思獻替以平可否勿謂無傷自微而彰勿謂何害積小成大事有隱而必見令既出而焉悔鼓鐘在宮聲聞於外浩然涉水朕未有

艾（詩訪落篇）將負扆以虛心期盡忠而納誨在昔稷契爰臣舜禹近茲魏徵佑我文祖君臣協德混一區宇肆予寡眛獲纘丕緒臣哉隣哉爾翼爾輔高秋始肅我武惟揚轂此禁衛殿於大邦（出鎮靈鹽）戀闕方甚嘉言乃昌是規是諫金玉其相辭高理要入德知方總被干鹵（鹵櫓通）備於八章（郎希全所獻）宣父有言啓予者商殷有盤銘周有欵器或誡以詞或警以事披圖演義發於爾志與金鏡而高懸（太宗作金鏡）將座右而同置人皆有初鮮慎厥終汝其夙

敘戡定之烈奕奕精采大雅以偶麗見勝而西京遺軌猶存

夜期保朕躬無曰爾身在外而爾誠不通一言之應千里攸同導彼遐徐逵余四聰華夷仰德時乃之功既往既來懷賢忡忡唱予和汝式示深衷

西平王李晟東渭橋紀功碑 朱泚反據京師興元元年三月帝幸梁州自行在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自東渭橋薄都城擊賊破之六月遂收京師晟遣大將吳詵迎帝至是優詔賜晟第帝紀其功自文其碑

天有柱以正其傾地有維以紐其絕皇王有輔佐以濟其艱難非命歷所歸不得生良弼非君臣相合不能集

大勲非暴亂弘多不足表忠節非奸猾熾焰不克展雄才天與事肆會然後臣功著而王業興焉高祖太宗拓跡垂統掃乾坤之沴氣拯生靈之塗炭其受命也正其布澤也寬六宗丕承六宗謂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克廣前烈雖遇屯否化危成安二百年間五夷大難由內以正宸極者再自外而復都邑者三山岳降神雲龍叶契繼生賢哲保定邦家神龍中諸武擅權惎間王室則有若扶陽王彥範等推戴中宗紹復洪業神龍元年則天后疾甚司刑少卿桓彥範等發

兵誅嬖幸迎中宗復位遷太后於上陽宮景龍末嬖韋竊國瀆紊乾綱則有若徐國公幽求等左右玄宗掃除兇穢景龍四年韋后弑中宗玄宗時為臨淄王與朝邑尉劉幽求討平之天寶之季盜起幽陵翠華南征潼關不守天寶十五載安祿山自范陽西犯哥舒翰敗於靈寶賊入關玄宗幸蜀廣德之際戎軼邠郊皇輿東巡鄜宮罷警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隴右至邠州代宗如陝州吐蕃入長安則有若尚父子儀等殄殪醜逆冊肅宗於岐肅宗遵馬嵬之命即位於靈武郭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始定興復之計攘郤蕃夷翊代宗於陝闕內副元帥郭子儀擊吐蕃遁去上還長安建中四祀建中德宗年號寇發上京

暴蔑人神僭稱名號則有若西平王晟等翦滅大憝廓
清中區惟茲數公異時同德道濟於社稷勳書於鼎彛
唐之得人於斯為盛東渭橋抵王城東北四十里而國
之廩積在焉始晟於此駐孤軍糾羣帥俟時而動一舉
成功予是用揚其美而紀其功以明事之有因謀之有
素也粤若菲德嗣膺大寶化乖柔遠明不燭幽淮右賊
臣（李希烈）提兵犯順憑陵汝服震壓洛師（建中四年正月希烈陷汝州八
月寇襄城）朕憫將吏之受汙哀烝黎之無訴罔思衛巳姑務

禹修方岳貢曰質茂隆深允稱天藻

靖人亟發禁師東征不軌猶慮勝敵之未勇乃徵涇師以繼之詔徵涇原等道兵救襄城賊泚畜姦覷隙乘便餌誘貪卒扇結暴徒伺其不虞謀聚犯闕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擁泚為主朕引咎出次薄犯二畿帝幸奉天泚自將犯奉天封豕長蛇穴處宮廟磨牙噴毒噬螫害人晟時總偏師遠戍河朔晟方擊朱滔於清苑遇變即踰飛狐進臨渭北曾不俟台閒難駿奔鼓義勇仗順之師吞敗亡稔惡之寇雄威勝勢疾若飆馳屬賊帥昏迷恃衆貪亂誘我蟊賊連謀內逼朝廷載遷關河長擾豺狼塞路羿

澆爭驅人煙絶於井邑隂燐交於田野物情大駭蕩然靡依晟乃設㑹軍門哭而誓衆國讐不滅無以身為遂發感激嗚咽流涕天地為之變色將帥為之動心軍中較然知有逆順晟乃度公積計私課程賞典定刑章行令自身録功先下由是勇者奮力智者効謀其氣增倍其心如一屹立堅壁於渭之陽姦逆畏威而震慴忠義奮氣而聳慕分二兇之勢不敢相附李懷光密與朱泚通謀李晟奏請移軍東渭橋懷光卒叛帝再幸梁州晟以孤軍處二賊間　為諸鎮之援俾得自堅時韓

臣廷敬曰唐碑版述功之文以昌黎淮西爲第一此文別是一

遊瓌屯邠寧戴休顏屯奉天駱元充屯昭應尚可孤屯藍田皆受晟節度軍聲大振晟之力也二月守暨乎夏五月晟知衆心可用乃揀日饗士乙未陳師於東郊六月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渾瑊駱元光尚可孤皆會屯於光泰門如虎如豹如熊如羆兇徒接戰累合皆北倒戈棄甲困敵我師晟直抵苑墻開墻二百餘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乘而殪之摩壘而止戊戌方旭連營進攻賊衆相驚服戰魄駭登陴而不敢拒闔門而不敢窺晟仗鉞啓行執桴親鼓斂隍塹排墻垣勝氣兆於風雲威聲振於原野指顧摧靡盪無孑遺布

格調而弘麗雅稱足與相配

朝旨以寬脇從勵臣節以誅同惡乾坤傾而復紐皇維弛而更張遷梟聲為好音變袄祲為和氣泚與姚令言率衆西走晟收京師然後閉戎律釐軍容不諠不譁有嚴有翼搜苑囿殄遺寇清宮門授彼有司宣言於衆曰龔行天討將以遏亂略去人害王師所至歌舞從之其或矜勇恃勳作威肆掠是則以暴易暴夫何賴焉懋功有恒賞違禁有常罰惟國之令典不得以贖論敢犯令者殺之無捨大將高明燿取賊妓尚可孫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爰擇便地引軍出屯馬無錯羣

士必成列尅敵彌曰都人莫知徐命有地之官同諭鄜里士庶閭巨猾之殲殄而迎我師壺觴犒軍如恐不及者若赤子之保慈母涸鮒之赴洪波或欣而呼或感而泣吾是以知烈祖積德人懷其深賢臣佐時功濟斯美晟有興運之略有匪躬之誠有定亂之勲有禁暴之德俾予從乂垂拱仰成乃册拜司徒兼中書令加實封一千戶錄功第一（興元元年八月以李晟為隴右鳳翔節度等使進爵西平王）序位居首事業編乎史册德輝流乎頌聲入為夔龍出作方召

臣乾學曰典雅嚴重燕許而後此爲傑製

贊賀菴烈中外具瞻而晟居高牧卑辭滿守約崇讓而勲閥彌耀悪盈而福禄攸歸斯又明哲之規慎終如始者也夫制敵在謀不在衆感人以義不以威當天地屯蒙邦家離析援孤者踣黨勝者强羣心囂囂靡所止戾若風動中野波騰滄溟從而拯之豈易爲力於時馬不滿百駟兵不盈萬人無郡邑土田之資無城池險阻之固獨立不懼氣吞羣兇以盡忠誓心以必死勵巳以大順率衆以至誠動天衆心攸同天意允答故措軍散地

而不可拔致討勍寇而力有餘國危能安軍勝能整古所謂衛社稷者晟其當之播揚休風篆刻貞石俾厥後嗣無忘乃功銘曰

赫矣我唐受天眷命祖功宗德浸澤儲慶窮海請吏遐荒稟令寧一九服惠康萬姓三五以還莫之與盛迨予不類辱守丕圖燭理匪時立誠未孚蠢爾孽臣扇兹潰徒震驚朕師黷穢皇都宇宙沸騰人神睢盱重以絖戎誘姦同貫播遷斯載歲聿云半天既悔禍人胥厭亂乃

錫元臣夷兇剪叛昏祲茫茫橫流湯湯挺然孤軍在渭之陽我城非完恃順為防我旅非衆同心為强由義率人人皆嚮方萬事如一爭先啓行㧑憤求逞畜威斯張力足勢全時維鷹揚以戰則克以謀則臧指麾之間羣醜潛亡鯨鯢既平宮室既清軍伍無聲都人不驚成功禁暴自昔稀有實天生德彰於厥後洋洋令名兹為不朽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 秀實為涇原節度使朱泚反秀實陰結劉海賓

監義嚴正大指辭詳
整可以植綱常勵
風教

姚令言何明禮共圖之不克舉笏
擊泚遇害興元二年親銘其碑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乎衛
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施於
社稷獨斷勦兇慝之命況謀安宇宙之危其智勇足以
拯時其義烈足以弘教非旻穹錫慶敷佑皇家重振紀
綱再激汙俗何邁迹之會而獲見斯人開府儀同三司
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氏名秀
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陽之粹氣備剛柔

之全德體正明道從時卷舒蓄爲淳和發爲功烈朕宅
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泚反天悖人因時多虞
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京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徵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至京以糧賜不給鼓譟起時朱泚以太尉家居亂兵擁爲主遂叛朕深惟罪己之誠
遠遵避狄之義駕自中禁狩於近坰時駕從苑北門出幸奉天賊陰
謀爲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士心探諸衆情
引以自助時秀實以司農卿家居泚遣騎召之不納騎踰垣刼之乃訣妻子出見泚公感時
悲憤思定大業謂復國安人由巳不可以顧私謂開物

變化在權不可以虛死略匹夫之禍介藴曠代之宏規内貞其心外混其跡秀實見泚説以奉迎乗輿泚不悦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秀實與將軍劉海賓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泚未發賊果不疑委以心腹遽發兇黨謀襲我師公詭説以詞止之不可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寇軍不遠而復銷禍紓難陰陽若神泚遣將韓旻將兵三千聲言迎駕實襲奉天秀實謂靈岳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竊其印未至倒用司農印印符追之旻得符而還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蔑濟既而密

臥子陳子龍曰揚忠扶義體裁高朗

結勇敢誓殲寇讐決策剋期中外發應秀實知旻歸必死復結海賓明禮共圖泚會賊泚召公計事引入閤中露其奸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胸臆指髮衝冠仰天大呼玄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擊兇徒敗面既躓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旻至泚大驚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泚議僭號秀實奪源休笏擊泚被害嗟乎天生萬物唯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孝資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履於達道同臻於太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之轂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兹朕不明敗德招損故列聖垂祐儆戒於予則泚之亂所以懲既往昜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玄鑒聳動於人則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尹吉甫佐宣王平玁狁詩文武吉甫萬邦為憲絳侯以智謀安劉氏

臣熙曰是雖定後追溯語極意闡揚千載而下猶興人忠義之

文皇紹立諸呂為亂絳侯周勃奪呂産軍誅諸呂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脅國以擅威伍孚刺之而不畏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謀刺卓乃朝服見卓語畢辭去卓送至閤孚出刀刺之卓自奮得免遂殺孚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王敦入石頭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殺之奇節偉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階千古已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桀驁聞之而動心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

全秀實子伯倫仕至太僕卿行路傷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徇國朕得不以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奮筆從戎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叅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

臣德宜曰果鄉僞迎祿山秀實詐附朱泚皆始以行推終於殉節斯篇發揚壯烈足使千秋正氣貫皎日而凌秋霜

踐臺寺出擁旄節入為御士位歷十七秀實以安西別將為判官遷隴州果毅改綏德府折衝安西節度使梁宰署為副父喪起為義王友充節度判官李嗣業署懷州長史知州事燕留後擢光祿少卿白孝德署邠寧度支營田使知奉天行營事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以勞加御史中丞馬璘奏為行軍司馬都知兵馬使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召為司農卿凡十七轉官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台司叅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伐善慮常下人恒持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憝於方寸之内定危疑於晷刻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

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

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歿功在凛然如山勒銘傳芳終

古不滅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惟均氣或堙鬱過為災氛否不可終必

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時或

迍難乃生兇慝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勲輔之明

德勲德克崇兹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日月蔽虧

宇宙昏蒙同然明誠獨誓深忠豺狼為羣狺狺逞志咆

哮奔突乘我未備公飛尺符横制醜類變化若神邦家
不墜元悪大憝誘姦作狂竊踞僭名反易天常公獨挺
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沒而彌彰義振名教功在社稷
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祇畏懷賢憫惻刻銘豐碑昭
示萬國

武宗諱炎穆宗第五子文宗崩仇士良等迎立之在位六年

毀佛寺制會昌五年帝惡僧尼耗蠧天下欲去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復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

明斷之舉弘碩之
論洵有裨於風化
人心

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田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入境則斬之

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蠹耗國風而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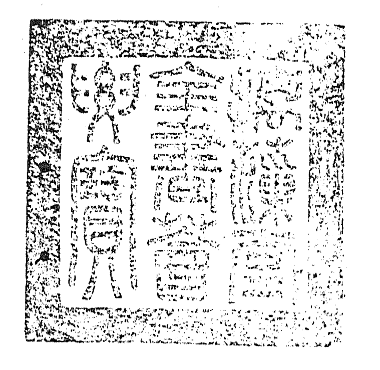
致堂胡寅曰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

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饑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是以經邦豈可以區

自伐也庸何傷釋氏蠱民心而耗其財武宗廢絕之宜矣然君臣以公道行之夫豈不可而待歸真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所能廢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為害而不惑其說人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掃除餘風亦殄矣

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諸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尼僧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隷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

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遊惰不
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䑺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
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
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
體予意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